

資治新書

二集

366-1
S4037
12

資治新書二集卷十九

湖上笠翁 李漁蒐輯 婿沈心因伯訂

吏議一 貪酷

發審事

浙江 毛聖臨 一麟
臬憲 關東人

無心啄句
自爾成文
鐵筆生花
偏能奪目

看得革職知縣某。年過桑榆。性猶霹靂。罔知爲民父母之義。止有視民草芥之心。以二十五板之微刑。而折湯文之雙脛。猶曰蒲鞭示辱。以三錢六分之輕贓。而斃郭太之一命。尙云借殺行仁。然此輩皆屬衙役。猶得以疾蠹之言藉口。至楊士雲以酒酣鬪道。何遽撻之流血。而致畢命于兼旬。周木商以納稅稍遲。胡爲斃以嚴刑。而使不正其邱首。至于比糧之用刑。欠多亦責。欠少亦責。從無徼天漏網之民。放告之收詞。情重亦准。情輕亦准。似有樂訟喜爭之癖。凡此皆出里民之口。苟非恃官以讐民。詎致爲子而證父。至于火耗之加二。重等之加三。則皆審無實據。或者官之待民。不堪民亦疾官。太甚倡爲時日之詞。冀入采風之耳。故按臺據所聞而入告。謂從來不肖有司。必借酷以濟貪。乃今水落石出。酷則有之。貪實未也。殘暴既真。律杖非枉。

特參貪酷等事

平陽毛錦來諱達
司李新昌人

看得龍某性既貪婪心尤暴戾養身惟酒終日在醉生夢死之鄉牽鼻由人無時非左顧右盼之狀穢聲既著清議難逃蒙參發審逐款嚴訊內如杖死張義固係徵比錢糧而懲處頑欠然父母之名義謂何而酷烈乃爾雖曰出自醉後而因人撥置將臨民之體統謂何而敗壞若斯尙不謂之民命如草而官常掃地者乎又如取用行戶屢奉嚴禁而潞紬首帕恣意誅求既已狠索又復嚴刑以酷濟貪信不誣矣又如蠹役馮元捷詐贓纍纍在本官不能覺察已難辭咎又從而護之是誰之過歟又如生員張復元被盜打劫耳目彰彰在本官不能防護已難謝責又從而匿之不知更何心也至如有司關防官箴首重豈有人出入市中而主人若罔聞者蓋李管家亦好麪藥大有厥主之風雖買貨短價之事實無確據然而爛醉街頭推倒肉架指証有人是誰縱之以上各款字字皆實除指價輕罪不坐外而杖死張義自有因公致命之條旨內未奉革職字樣不敢擅擬馮元捷詐贓有據流徙何辭查係赦前應否准援恩自憲出魏大徵雖非索賄而撥置有因李管家雖無短價而縱飲皆實均杖不枉

特糾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童某以買地細故。而杖死鞏萬清。事出無名。跡如有意。誠有若部院之駁也。但審吳培基以積逋無措。而告人買業。情非得已。童知縣從催科起見。而勒清受地。意似急公。但止爲培基完逋之計。而不知在萬清無應買之條。謂其斷理無術。而濫用酷刑。固所難辭。若謂其有心勒致。而期於必斃。蓋亦未必然也。查律挾私杖斃平人者。乃坐毆列。今某之與萬清。非有所挾也。事由催科而起。則當仍引因公之例。

特糾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革職知縣張某。原參酷款。前招俱已審實。唯是裴大祚唐永定身死之由。尙未明確。致煩憲駁。職遵嚴勘。據里老供稱。裴大祚受刑。在於三月十二。而畢命在於十一月二十二。竊照大計拜疏之時。正在仲冬月盡。唯此時大祚尙爾無恙。故原款亦載未死。則是大祚死于拜疏之後。不待辯而明也。唐永定被刑月日。及命終時辰。伊兄堅供相去八十五日。鑿鑿有據。胞兄之誼。虛語何爲。至于馬勝龍李光輝。以狡書而立酷吏之傍。猶如夜叉。而侍羅刹之側。滿堂殺氣。人人畏之一應一諾。皆似逢迎。一舉一動。皆似撥置。至於如何逢迎。如何撥置之說。則又非事後之所得而聞。但以非甚重大之事。責人而至於四五十。此卽所謂濫刑之明驗也。

特糾貪吏等事

毛錦來

看得張知縣濫用酷刑以致康永定染病。越八十五日而身死。數款之中。唯此件應從重坐。所以引決人。不如法者。謂永定之病因刑致非全死於病也。所以不斷給者。謂永定之刑後病亡非全死於刑也。故杖乃允協也。查本官犯事年月正在新例決杖之時。而承問日時適又奉新例贖杖之後。故贖又允協也。至於衙役有罪無贓。責革亦允協也。

發審事

金華
司李李鄴園諱之芳
武定人

審得韋某募身戎伍。未聞有摧鋒陷陣之功。防守浦江。偏多此越職擾民之事。如科派豆料。近城保正。先饜狼餐。設非擊回。則婪詐之端方始。指稱馬草。通縣烟居。悉遭蠶食。託言公議。而乾折之害何窮。至于賠馬累及窮民。卽鬻產賣田。尚未填其慾壑。禁鹽需及鋪戶。雖餽遺投贈。無不遂其貪謀。甚而縱虎噬之。兵橫行市上。誰不飲泣吞聲。受害良多。故不能一一枚舉。卽無入己之贓乎。然統兵者約束安在。他若恣饕餮之技。告糴民間。無異剝膚吸髓。送稻有據。亦可見事事要求。雖非款內之事乎。旣受賂矣。狡辦何詞。此一弁者。衛民適以擾民。禦暴先以爲暴。視熒黎如魚肉。藉健卒爲爪牙。穢跡彰聞。劣形大著。一朝摘發。猶

如。靈。震。自。天。三。尺。森。嚴。始。覺。心。膽。墮。地。証。吐。既。確。配。擬。允。宜。李。某。併。杖。示。懲。賊。俱。追。入。

特糾貪吏以肅計典事

平原蔡蓮西
諱祖庚
太守
江甯人

看得楊某民社是膺。蠶蠶罔飭。侵吞驛曠。是良驛丞。不屑爲者。而縣令爲之。剋落夫銀。是善夫頭。不忍效者。而官長效之。表既不正。影豈能端。羣虎張牙。勢所不免。衙役李炳等之叢奸肆虐。索賂分肥。又尋常不足怪之事矣。楊某婪贓有據。城旦何辭。李炳等朋比爲奸。贓私鑿鑿俱遵。新例。流徙不枉。

吏議一 縱蠹害民

特糾貪吏等事

平陽毛錦來
諱達
司李
新昌人

看得張知縣劣蹟四款。皆係縱蠹害民之事。累審俱實。罪案已定。覆蒙憲駁。逐件再勘。如任祿指官誣詐。據解成英。堅稱五兩之外。委無絲毫隱諱。如僉報書皂一款。據供山僻小縣。書役止需十人。皂隸止需十人。執事名色。鑿鑿可據。恰與該縣二十六里之數相符。每里報一役。報皂者不報書。報書者不報皂。每役幫二兩。幫書者卽不幫皂。幫皂者亦不幫書。委無每里一書一皂。兼報兼幫之說。若夫巡鹽民壯。因其有每季解赴鹽院。比較之苦。故視書皂幫貼。多加一兩。委係三兩。而並無四兩之說。以上三款。名爲幫貼。

銀錢實如雇募工食委難追擬。內如索杖頭錢之劉加璽。則已追已擬矣。無容再議。至於部院所駁染指瓜分之說。但觀解成英父子俱受酷刑。則可以決張某之未有染指也。觀頂替書皂之各有姓名。則可知王管議之不得瓜分也。

特參婪弁事

毛聖臨

看得楊某以完漕著績。繇所弁擢至揮僉。初未嘗不表表。而好剛招尤。疎防貽誚。彈墨相加。詎盡風影。如扣百戶寶百齡九十二兩加軍之銀。買千戶張文壁四百六十一担防欠之米。雖私有票券。公有批詳。以二弁應有之資。償二弁夙逋之糧。於某固無染指。然誰實鏹急。致令切齒。且不憚反唇相向乎。至糾惡棍之宋信魯國錢科。以供驅使。而燒詐未有姓名。已傳諸道路之口。聽冊書楊應周攢造影射。幸被首名。未經捏領。則疎於束役。與寬於自繩。其不克飭官常均耳。獨如抵倉米收放隸之軍廳。支給自有原額。虞鳳固判不相蒙者。亦安所容其吮吸。而可坐以三千石之侵糧也。此一官者。小材易使。客氣是憑。秦越起於同舟。消彌無術。狐鼠縱於庭內。法紀何存。量擬城旦。似亦足蔽厥辜矣。

吏議三

諱盜不申

縱盜出入城垣事

太原蔡遵西諱祖庚
太守江寧人

看得戴某分司民社防範疎虞雖三年職守無虧而一夕隄防偶忽所謂一着不先滿盤俱敗者也羣賊窺伺已久乘夜突踰署牆戴令覺而登樓慮其不測或以身免然猶不止爲身計爲印計也署中所有悉置度外又何俟再計而決哉案查印信倉庫獄囚等項一一無虞其所席捲而去者皆本官一家之私物也但隱諱不報疏忽之咎難辭向以惜官而諱盜今以諱盜而去官則信乎巧者拙之媒矣按律凡強盜打劫有司員役如有隱匿者輕則罰治重則降黜本官既經奉旨革職無容更議又註應申不申之律應管四十法所不能寬也至典史王某平時既忘緝弭臨事又無救護累及印官罪何可貸雖據本官呈稱彼時領解錢糧未曾在縣而捕盜係其專責似亦難以藉口懲之以杖庶蔽厥辜其逸盜仍行該縣嚴緝獲日另結

吏議四 城池失守

縣城盜入事

朱周望諱在鎬
上海人

看得王某郭某俱以浮梁失守題參擬郭某以守備官駢斬王某以印官邊遠充軍已經定案題覆矣今

王某以軍機之責。不在有司爲詞。冀欲邀恩援赦。卑職再四推原。當日海氛肆犯。土寇乘機。勢同燎原。實難抵敵。浮梁以數十名之兵。防守控禦。誠有難爲力者。然責以守土之義。某罪實不能辭。職非不欲仰體憲臺矜恤至意。并擴皇家浩蕩之恩。但細查律書。無例可引。恐難遽從其請。致招徇縱之愆也。應否開恩援赦。出自憲裁。則可。

吏議五

棄職潛逃

出巡事

失名

驛務難支。情雖可憫。然焦玉祚明訴可也。何遽潛逸。豈驛務可逃。而國法亦可逃乎。不行緝究。何以儆其績也。

衙蠹一

侵挪庫帑

侵帑事

金華李鄴園諱之芳
司李武定人

審得施爾秀撥管七年庫務。後三月而訪拏。卽屬黃一心接管。未經滿役。卽登鬼錄。而黃令亦溘焉朝露。其庫帑錢糧。未經交盤明白。以致勢若亂絲。或侵或挪。彼此推卸。不能起九原而詰之。此黃令之子昇。皆

爲父控而一心之父克沾代子鳴也。但按籍而稽其詳可考。庫吏施爾秀季內實在該存庫銀若干。內知縣黃顥中陸續支用庫銀若干。庫吏黃一心季內實在該存庫銀若干。內知縣黃顥中陸續支用庫銀若干。黃一心自行侵用庫銀若干。此欠額之總數也。今水落石出。應照數追抵。其中借解欽賊一項。趙瑞挪移解賊銀若干。黃鴻磐挪解賊銀若干。應從本犯名下追補。至如無額款項出入挪移。皆經庫吏之手。雖非侵用之比。而典守謂何。相應卽著兩吏名下清補。其施爾秀侵用銀兩。卽從本人追補。黃一心侵用銀兩。應從父黃克沾名下追補。其知縣黃顥中支用銀兩。合令親男黃昇盾補還。以清庫額者也。此一官二吏者。侵挪朦混。若取囊中。挪欠纍纍。律應重究。但黃令黃一心已歸大夢。恨三尺之法不能加于夜臺。惟現在之施爾秀。自未能遁于城旦者也。黃克沾以部民而告黃令之子。兼誣匿簿情由。藐視諸孤。難免一杖。

衙蠹二 詐害良民

發審衙蠹事

審得衙蠹之得贓。未有不自貪吏始。所謂物必先朽。而後蟲生之。古今通例也。而獨于朱九輝等則不然。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

其詐洪汝綬等多人反以前任知縣某之不愛錢故然則官不愛錢反足以滋弊長奸而適爲民害歟曰非也汝綬等多人之錢不費于官之清而費于官之清而刻其于錢糧不取火耗清矣然欠至五分亦責一錢亦責是亦不可以已乎此皂頭張玉之嚇詐杖錢不待既責而後取也其于詞訟不罰紙贖清矣然于當罰者必責當責者或枷獨不謂之殘民以逞乎此朱九輝之暗抽狀詞與沉擱舊案不計多寡而悉受也然總計七人所行之賄不滿四金合四犯所受之錢僅以千計則廉吏之貽害地方究不若貪吏之酷知縣某去任三載而尙留直道于人心不聞有片詞之質受害者且然況其他乎職同日審某縣朱九輝一案聞百姓訴現任之官不遺餘力以彼較此遂不覺其多恕詞也似應仍照原擬從輕發落

出巡事

李鄴園

審得章某東陽縣之蠹書也假竊虎威專一擇人而貪恣情鷹擊由其天性無良因鹽引之掣錯勒胡周華許仲仁之苞苴而遲速唯命不止蠹民且蠹國矣乘人命之牽告竭包三桂包應輝之資囊不止無法且無天矣楊禹澤被誣而銀米畢詐則貪甚也屠良賀結訟而鵝鴨悉收則鄙甚也明知賈天聘之傾家而猶思飽啖至不仁也既爲應孝且之盟弟而復肆陰唆大不義也蠹民蠹國無法無天且鄙且貪不仁

不義則此犯四維絕矣。四維絕而猶使之踞伏縣堂。不幾羞衙門而辱當世之吏乎。三尺具在。不能爲若輩少寬城旦示懲。良不爲枉。賊追入官。某某嚴提另結。

出巡事

李鄴園

審得陳國政逞狐鼠之奸。憑威易假。肆饕餮之技。惟利是圖。勒毛銓貝瑞之比較陋規。每季必有賂獻。則逐年科索者不知幾人。其吸詐鹽捕者。此其一。指王文省洪浩等報稱數戶。每名必有賂貽。則轉轆營脫者。豈止五家。其吸詐穀戶者。此其二。新年具認。自毛永傑之外八十名。各有餽遺。威行于通縣。可知其吸詐總書者。此其三。提比批廻。自陳此之下四五年。盡是包免。弊通于節年者。又可知其吸詐解戶者。此其四。不寧維是。借倉報則樓瑩翁可詐。乘隱稅則楊逢節可詐。因爭墳則吳紹繼可詐。由此推之。田舍菜傭。飲泣吞聲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尤可異者。劉守科因墓結訟。輒敢騙其多金。稟官踏勘。非巧于作奸。能若是乎。此一犯者。嗜利如飴。逢人卽攫。論其賊跡。已踰盈貫之條。示以創懲。當在城旦之例。革役追劄。照賊入官。餘犯嚴提另結。

出巡事

李鄴園

審得潘某虎踞公門。免營庫窟。兇鋒虐斂。真有不可向邇者矣。卽販賣私鹽。事涉影響者。姑不具論。他如借揭而嚇索。蕭唯植。明以木商可剝。而富室爲之寒心。因姦而橫吸。陳克元。視爲鄉愚可欺。而平民爲之咋舌。吳克隆。被誣可詐。吳明泰。爭基可詐。則誰人不可行詐。被害且爲之吞聲。楊明振等。獻賂稱冤。邵大壽。局騙稱冤。則諸款皆其積冤。道路且爲之側目。至于朱尙勒之飲泣。猶其小者耳。其最可裂眦者。莫如串詐戚繼珮。忽令賣男鬻媳。以飽肥囊。人道盡絕矣。其最可指髮者。又莫如勒索于汝康。致使破產傾家。以投賂壑。天理何在乎。而猶未也。雷霆震驚已足。破奸雄之膽。鬼域變幻。依然憑城社之威。輒敢告照先聲。欲令証賊者。代其完納。使公庭環泣。敢怒而不敢言。嗟乎。小民之畏豪梁。甚于畏國法矣。如此市虎人豺。卽草役配徒。猶恨創懲之晚。賊追入官。併請憲飭。永絕扳害。完賊之弊。斯小民始有甯宇也。

酷詐父命等事

李鄴園

審得吳某叢神載鬼。真蠹惡之尤者也。卽龔之棟與樓洪昌買鵝。因低銀致爭。扭稟捕官。其起事亦最微耳。自呈堂之後。吳承之爲經承。而睚眦之讐圖泄。羅織之獄遂興。株及于茶傭。擇食于鄉市。紛紛教拔。而低銀一題。幾令小民無帖席之安矣。如與童福故。先許訟有隙。遂囑之棟誣扳。且及樓明進等。若而人。拘

童福到官。又令輾轉波連郭念兩等。差拘纍纍。貧民情傷于鬻子。虎噬下及于雞豚。不謂衙蠹之足以殘民以逞。遂于此設非童百十。復行幽禁。而有此鳴。其流害正未艾也。然其所報諸人。要皆出于童福之口。亦屬可恨。念其既懼于蠹威。而復困于簠楚。迫之以扳。非其本意。是可原耳。吳某擬杖示懲。臧除告發者。追給外。餘並入官。

出巡事

平陽
司李毛錦來諱達
新昌人

看得李花逢。老蠹也。在衙既久。作孽自多。鄉里小民。聞其聲。斯懼矣。州縣吏役。望其鋒而避之。遇事卽詎錢。因惡而致富。如包攬歇家。鑽應里老。借名收解。而科歛使費。則挾衙役聲勢。而爲惡於本鄉本里者也。指稱公費。而私派班銀。則以快頭名色。而爲惡於本縣本衙者也。至若清查錢糧。而指稱調停打點。向河津聞喜兩縣。哄嚇多金。此則又假滿洲爲名。而肆奸於各州各縣者也。細按諸款。不唯以衙役而饕食小民。併且以衙役而鯨吞衙役矣。流徒乃應得之辜。緣赦實小人之幸。

發審事

毛錦來

看得侯威本。以汾陽衙虎。竄名於法紀之地方。以隱身爲得計。詎知光天旭日之下。魑魅無所遁形。反爲

犀照所先及也。蒙本院廉發問擬。似無遺情。茲蒙覆駁。遵將十三款款証。逐一刑訊。而各犯堅供不改。此皆身受荼毒之人。飲恨方深。逼以重刑。斷未有肯爲本犯留餘地者也。前坐委無遺漏。至於前招未坐贓者。止有二款。內如生日送幃慶賀之事。卽有贈遺。亦是親朋酌酢之常。古禮不廢。實難坐贓。唯強占娼婦瑞香一款。則誠有不能爲本犯拚者。蓋被害崔三虎。則已死矣。事之有無。一任狡辯於瑞香之口。殊不知瑞香既委身於威。則威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欲冀其作攘羊之証。何可得乎。夫以積年鴛婦。龜死戶絕之後。求依於炎炎之衙。盡其歷來所有。豈遂委而棄之。勢必席捲而來也。且以威之貪橫。苟非利香重貲。而獨眷眷於夕陽衰柳。豈情也哉。

出巡事

毛錦來

看得趙廷試。狠如狼。毒如蝎。力能武斷鄉曲。才堪役詐小民。奪人女妻。猶如蛇淫龜穴。霸人房產。無異鳩踞鵲巢。云云以平陸彈丸小邑。而產此稔惡之巨憝。誠所謂勺水而養饑蛟。荒谷而藏餓虎。欲求蝦魚得活。麋鹿倖生。不可得矣。贓款既真。城旦不枉。

前件

毛錦來

覆看得趙廷試。眞貪淫之老孽也。惡隨年長。孽與歲增。前招畫其皮毛。尙未伐及骨髓。詎此貢糞之蜣螂。反作尋花之蛺蝶。因飽煖而生淫慾。懷燕婉而忘戚施。或買嬌婦爲妾。而并吞房地。或假放帳爲由。而算人子女。求婚媾如枯楊生華。棄舊好若破盆覆水。易喜易厭。任去任留。何物老狐。作此穢崇。眞腐刑不足償惡。而蠶室尙未蔽辜者也。覆審之下。環庭而質者。或望追償其產。或求斷歸其妻。人皆切齒。孰不腐心。賊旣相符。罪因按坐。因在赦前。遂得倖免。雖曰風燭殘年。死可計日。以待尙恨蠹蛇惡種。見當揜鼻而趨。雖免桁楊。終投豺虎。

討蠹究賊事

衡州王望如諱仕雲
江甯人
司李

生員劉廷相。與欠餉之曾祖述郎舅耳。郎欠錢糧。追呼及舅。已屬不經。乃衙役羅勝等。旣因廷相。而及廷枋。又因廷枋。而及廷章。輾轉苛求。因之爲利。則是一人欠糧禍延九族。有是理乎。此廷相討蠹究賊之控。所不能已也。但查所徵銀兩。俱代祖述完納。正供收入紅簿。應候祖述到日。追給廷相。其羅勝等。朋奸肆虐。聲勢極雄。及訊干證伍榮等。衙役雖有多人。被害亦有多戶。乃合所詐而總計之。其數不過三兩而已。名擅而利啗。此輩亦何樂乎爲此。而爲衆惡之所歸也。羅勝王忠等各應杖做。賊追入官。餘屬株連免究。資治新書二集

王昭等案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

審得王昭一案。已經歷審。讞者以證口確供。得贓有據。懲臺不妨過刻。照例擬徒。憲臺終以本犯無承認。親供一駁再駁。誠矜恤至意。職備闕全招。細訊犯證。在黃天相堅供銀數月日。過付有據。而王昭則指天誓日。鐵口不移。職爲反復推詳。而知此案之尙宜平反也。蓋王昭以糧衙賤役。非有權臺赫赫之威。天相以子衿而充糧長。亦非肯甘心受其魚肉者。且詐銀在順治十四年。而訐告在十六年。切身之害。豈能延及三載。而始發。至查天相本戶。止該米八斗。草三千斤。約費銀六七兩。卽可完納。乃舍六七兩之國課。不納而反以十一兩飽催差之腹。以致馬草至今未完。有是理乎。據天相堅供實詐銀二十五兩。止坐贓十一兩。尙自未甘。益覺不情之甚矣。況當日果否詐贓。止憑干證之口。而干證與原告。又係朋黨里役之人。所質自難憑信。此昭之所以曉曉置辯也。前沈秦兩刑官歷審。俱云事屬矜疑。止以懲臺之法。甯失之過嚴。勿流于故縱。以此泥於初招。未敢輕易然殫惡固是。朝廷之法。而罪疑亦有惟輕之條。揆情度理。則王昭索詐之情。或有之。若云果有十一兩之入。已則未之敢信。改徒爲杖。實足蔽辜。

黃之昇等案

杭州 紀子湘 諱 元
司李 文安人